

PRESSBOOK

Izumi KATO

Noblesse China

June 2019

既可爱又可怕：加藤泉的奇想生命物语

From: Tanya Tang 至品生活Noblesse望 6/23



他们像精灵，也像妖怪，白天休息，晚上活动。

他们长着外星人一样的面孔，涂满了不规则的色彩。像是刚刚从土里长出，或者碰巧从天外降落，身上还留着母胎里羊水的气息。他们看上去有些熟悉，有些危险，却又无法和我们记忆里的任何形象完全重叠。他们没有名字，但每一个都独一无二。



左：无题，2019，布面油画，234 x 117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右：无题，2019，布面油画，242 x 163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Noblesse Izumi Kato

02:11

他们是日本艺术家加藤泉（Izumi Kato）反复描绘了几十年的生命体，既可爱又可怕，让人忍不住去想：

“这是谁？从哪里来？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无题，2019，纸上丙烯、粉彩、皮革、刺绣与和纸、有机玻璃木框，39.5 x 55.5 cm，摄影：冈野圭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循规蹈矩的画笔难以创造出这样奇特的生命。加藤泉不用画笔，而是戴上乳胶手套，用手指蘸取颜料，以更自由的方式作画。对于这些“人物”的形象和色彩，他很少作出详细的预设，而是在作画过程中，让身体的感性自然发挥作用。



加藤泉个展展览现场，摄影：颜涛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加藤泉1992年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油画系。但他却说，为了应考而接受的一整套技巧训练，让他“对艺术没了兴趣”。

出于对这种艺术教育体制的反叛，他试着回想人们第一次拿起画笔时的状态——笨拙、直白又自由。他开始用儿童画般的笔触作画。点、线与简单的几何形状，成为他早期作品中的核心元素，直到今天仍然贯穿于各种形式的创作中。



左：无题，2019，布面油画、有机玻璃木框，35 x 25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右：无题，2019，纸上丙烯、粉彩、皮革与刺绣、旧相框，28.3 x 22.5 cm，摄影：冈野圭©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加藤泉大学毕业后的199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即使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工作，他依然可以维持打工半年、创作半年的节奏，在艺术上进行最初的探索。

最开始，他描绘的人物有着发育中的胎儿一样不确定的形态。慢慢地，他们的外形逐渐明确，越来越接近人类的男性和女性，常常成对出现在画布上。而在结婚生子之后，加藤泉又加上了“孩子”的意象，把数字“3”的概念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2018年，加藤泉在贝浩登画廊（香港）的展览现场，摄影：Diana d'Arenberg

2004年，作为画布之外的突破和尝试，加藤泉开始用樟木创作雕塑作品，这种带有香气的木材常被用于佛像制作，经由雕塑家之手，展现出非同一般的灵性。日本雕塑家舟越桂（Katsura Funakoshi）的木雕作品让加藤泉深受感动，促使他把木材当作画布的延伸，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加藤泉手工雕琢的作品混合了非洲原始艺术和日本绳文时代的陶器风格，在摆脱了写实手法的同时，找回了常常在现代世界缺席的古朴和天真。



日本雕塑家舟越桂的木雕作品，图片来源：Van Doren Waxter



2018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展“绳文：一万年之美的鼓动”展览海报，图片来源：东京国立博物馆



加藤泉2014年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20周年特展上展出的雕塑作品，摄影：佐藤祐介

加藤泉的故乡在日本西部的岛根县，那里是日本古代“出云国”的所在地。山地遍布的岛根，滋养了为数众多的神怪故事。相传每年旧历十月，全日本的神灵都会聚集在岛根の出云大社。加藤泉的童年在这些故事的围绕中度过，尽管他本人并无宗教信仰，但这些故事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和创作的底色，“不会从记忆里消失”。



位于日本岛根县出云市的出云大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23岁从美术学校毕业，一边打工一边创作，直到30岁才开始全心做艺术。2007年，加藤泉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在国际上受到关注。现在，加藤泉50岁了，他还在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材料。从木材到石头，从软塑胶（常用于制作娃娃和玩具）到去年北京个展上带有手工刺绣细节的巨幅织物，“这就像是玩摇滚一样，你得不停地挑战自己，去探索新的东西。”在之前的采访里，这位始终为音乐着迷的艺术家说。

在加藤泉眼中，“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艺术的深意就在其中。“我对人类生命的意义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艺术扎根于其中，因此我认为自己持续创作的行为并非没有意义。”他在与原美术馆策展人青野和子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人类必定有需要艺术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无用的东西，也会有产生作用的时候。”



加藤泉在东京CAPSULE的个展“SOFT VINYL SCULPTURES”现场，摄影：佐藤祐介，图片提供：艺术家



左：无题，2019，软塑胶、软塑胶颜料、线、不锈钢、链条、皮带，32 x 10 x 8 cm，摄影：冈野圭 ©2019 Izumi Kato；

右：无题，2019，软塑胶、软塑胶颜料、木、线、不锈钢、黄铜、底座，125 x 30 x 30 cm，摄影：冈野圭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加藤泉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艺术家，他的大部分能量似乎都储藏在那个一半植根于泥土和山林，一半依托于幻想的世界里。这个世界自成一体，不假于外物，却又带着一些神秘而难以测量、甚至难以言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人类共同的原始记忆。



加藤泉个展展览现场，摄影：颜涛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6月初，加藤泉在上海的第一次个展在贝浩登画廊开幕。8月17日前，这些神奇的生物会在上海的虎丘路27号3楼等着你。带着对他脑中的奇想世界和他本人的好奇，我们来到展览现场，听他讲了讲这一切的来由。

2019.6.5 - 8.17

贝浩登 PERROTIN

上海市虎丘路27号, 3楼 | 3/F, 27 HUQIU ROAD, SHANGHAI

+86 21 6321 1234 | WWW.PERROTIN.COM | 微信 WECHAT: PERROTIN

加藤泉
IZUMI KATO



加藤泉 Izumi KATO
艺名/昵称/别名: 2019 加藤泉 | Qi on canvas
200 x 100 cm | 2019 10 x 100 cm | 画布 | 丙烯 | 2019
©2019 Izumi Kato.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传播 | Courtesy for Artforum and Perrotin

加藤泉个展

贝浩登画廊 (上海)

上海市虎丘路27号3楼

展期至2019年8月17日

周二至周六 11:00-19:00

Noble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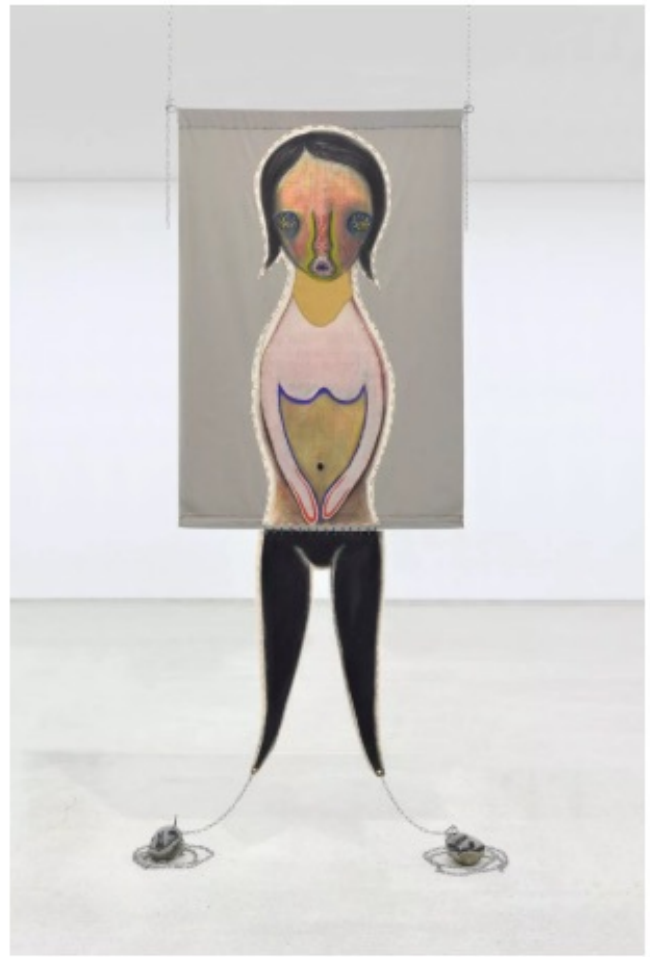
对话 加藤泉

PART I

没有名字的生命, 还在进化中

你作品里的人物头部像胎儿, 身体又像成人, 这些形象的源头是什么?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些完全不同的形象?

加藤: 这些形象并不是照着某个特定的源头来画的, 而是根据我对人的理解, 一边画一边慢慢成形。比较一下现在和我20年前画的东西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是在慢慢变化的。这种变化可能还会继续。在探索的过程中, 我也许会找到其他不同的形态, 那时可能就会尝试别的形象。



左：无题，2018，织物、粉彩、丙烯、刺绣、皮革、石版画、石、链条、铝条、铁，尺寸可变 - 织物：198 x 101 cm，摄影：佐藤祐介 ©2018 Izumi Kato；

右：无题，2018，织物、粉彩、丙烯、刺绣、皮革、石版画、石、链条、铝条、铁，尺寸可变 - 织物：283 x 121 cm，摄影：佐藤祐介 ©2018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这次展出了几件布料做成的作品，你对这种材料是蓄谋已久，还是灵机一动？

加藤：这些织物作品，去年在北京的红砖美术馆展出过。红砖美术馆宽敞的空间，让我想到了用布料来创作。使用画布之外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我绘画作品的延伸。我在创作织物作品时的思考方法，还是以纸本绘画为核心的。

你以前说过，做木雕是为了突破绘画的瓶颈，这些织物作品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加藤：完全不一样。现在绘画方面的创作比较顺利，没有什么瓶颈。布料会让我的作品更柔软。另外，不管是石头还是上下分割的画面构成，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创作。



左：无题，2019，石、丙烯，20 x 7 x 11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右：无题，2019，石、丙烯，31 x 12 x 16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你的所有作品都叫“无题”，却都有各自的生命，命名会让“他们”失去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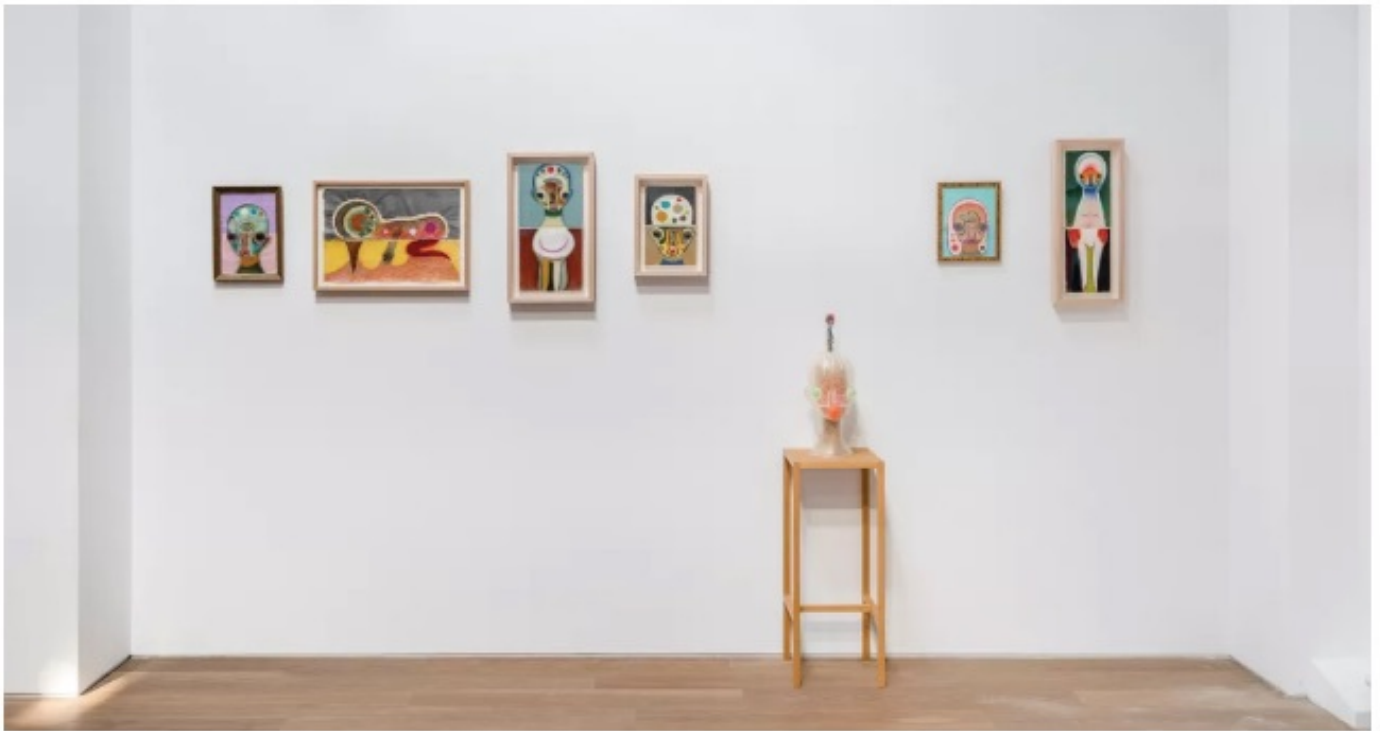
加藤：给他们命名的话，会严重限制观众的思考，所以我故意不取名字。但作品本身不会因为名字而失去什么。

PART II

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30岁开始认定要做艺术，当时是什么让你这么确信？

加藤：没有什么特别戏剧化的情节，只是在平时工作和打工的时候，想了想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之类的事。30岁，是个独立的成年人了，当时就决定把艺术作为自己今后的道路了。



加藤泉个展展览现场，摄影：颜涛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从那时到现在正好20年了，中间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转变？

加藤：最大的变化是，可以靠着艺术生存了。虽然30岁开始做艺术，但一直到38岁左右才开始真正靠着艺术养活自己。

你一直在考虑的事情又是什么？

加藤：一直在思考怎样画出优秀的作品。还会想自己能够行动、呼吸、肚子会饿之类的事。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假如你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艺术家只能两人或三人扎堆才能生存，你愿意和谁组成一队？

加藤：不能自己独立做艺术的话，那我宁可不做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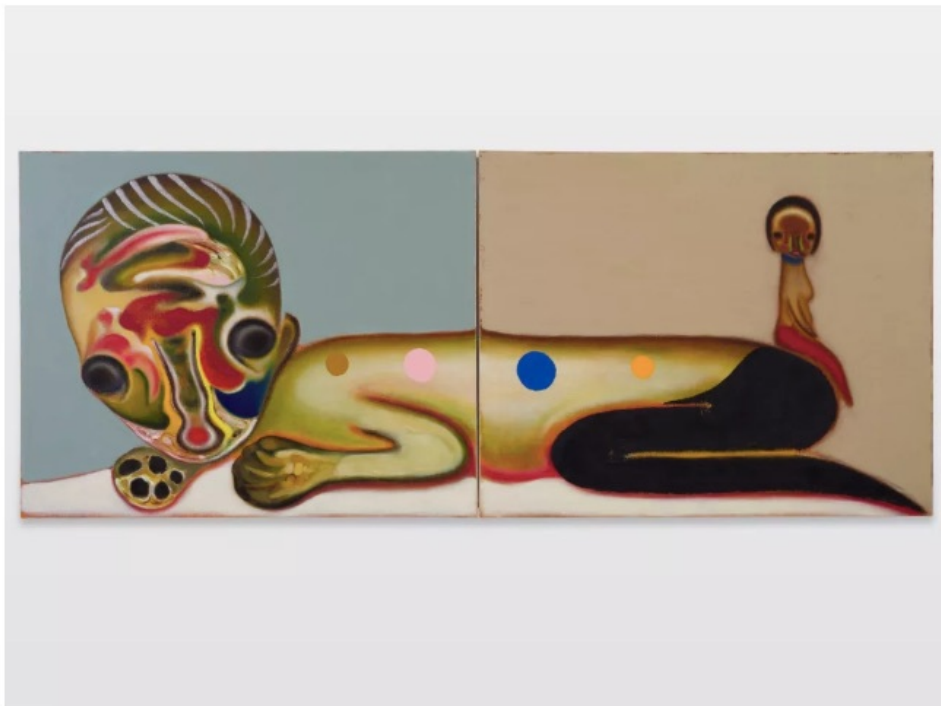
日本青幻舍出版的加藤泉作品集《绘画与雕刻》（絵と彫刻）限量特别版玩偶

PART III

不必重复我自己

你会教自己的孩子画画吗？还是随他去玩？

加藤：基本不会刻意去教，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比起成年人，小孩其实更像小动物，常常会面临危险，身为父母是很容易担心的，所以会先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艺术也是一门很难的学问，比如要怎么画出照片一样精准的画呢？要教艺术的话，不是我也完全可以。虽然我擅长画画，但擅长画画的不只我一个。把我擅长的部分教给别人，教出来的也只是重复我的风格，那样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不会教孩子怎么去画。



无题，2019，布面油画，80.5 x 200 cm，摄影：冈野圭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你的孩子怎么评价你的作品？

加藤：没有任何评价。看是看过，但完全没兴趣，他还是喜欢打游戏。

是什么时候决定到香港工作的？它的哪些方面是日本替代不了的？

加藤：是五年前左右决定的。香港和日本都属于亚洲，但和日本相比，香港的经济状况好多了。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能量。在日本，欧美或海外的画廊不是很多，但香港有很多，这方面差异很大。香港的外国人也很多，但日本还是以日本人为主，这个差别也很有意思。

在上海又是怎样的感觉？

加藤：感觉上海的经济状况不错，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和香港有点像。上海和日本的差别主要在于人的状态，日本人相对比较安逸，但上海和香港的人们都很有主见，非常有活力。

PART IV

神明和妖怪住在记忆中

你出生在岛根，在采访里经常提到那儿的民间传说，你最喜欢的传说故事或角色是什么？

加藤：小时候我家住在海边，会有小孩失足溺水。父母就经常和我说，晚上不能去海边，因为会有人头蛇身的妖怪“蛇女”出没，把小孩吃掉。这个传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鸟山石燕在《百鬼夜行画集》中描绘的“濡女”，有着人面蛇身的恐怖形象，整个身体浸在水中，故名“濡女”。传说它每次出现都会引起海难。

早年听过的这些传说，会让你在创作时不自觉地去挖掘记忆深处的潜意识吗？

加藤：虽然不是想着具体的故事去创作的，但对我肯定有影响。

这种原始的想象力，会因为长时间的城市生活而退化吗？

加藤：我觉得想象力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从小就记得的事，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和日常一样自然，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后来我也会对自己的小孩说，“去危险的地方会被怪物吃掉哦”。



左：无题，2019，布面油画、有机玻璃木框，133 x 60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右：无题，2019，布面油画、有机玻璃木框，114 x 53 cm，摄影：Ringo Cheung ©2019 Izumi Kato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在你的性格里，哪个部分给你的艺术或者生活带来的麻烦最多？

加藤：以前画画不顺利的时候，会借着赌博或酗酒来逃避，影响不太好，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艺术家多少都有疯狂的一面，我也一样，不过现在我已经可以用艺术来消化这些情绪。

PART V

职业画家和业余鼓手

个人创作之外，你也是THE TETORAPOTZ乐队的鼓手。你们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加藤：最开始是因为三年前在日本一个小岛上办的群展，我在那儿认识了几个艺术家，聊着聊着发现大家以前都搞过音乐，就想一起组个乐队试试。就这样组成了THE TETORAPOTZ乐队。大学的时候，我想到要是不做艺术家，做音乐人也很好，不过后来没能实现。时隔25年，终于有了自己的乐队。



THE TETRAPOTZ乐队成员于红砖美术馆展览开幕演出后。

什么东西是你们迫切想要表达的？

加藤：与其说是想表达什么，不如说是几个大叔凑在一起，做了件自娱自乐的事情。观众来看我的画，就算他们觉得很好，也很难直接让我知道。但做音乐的话，只要气氛到位，大家就会跟着欢呼，我挺羡慕这种感觉的。



THE TETRAPOTZ乐队发行的第一张黑胶唱片《New Surf》

最近在听什么音乐？画画、做雕塑时也会听吗？

加藤：创作的时候也会一直听，做不同的作品会选不同的音乐。各种风格都听，除了古典乐和hip-hop，这两种音乐会让我想逃跑。最近常听的是Alex G和Hiatus Kaiyote。

有没有类似“通感”的经历让你印象深刻？

加藤：绘画和音乐完全不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接收其中的“直感”，都是直接作用在心灵之上的，即便没有知识的作用，也可以产生共鸣。这也是它们之间的共通点。

采访、撰文、编辑 | Tanya Tang
视频制作 | KC
现场翻译 | Sara
排版 | Rina
展览作品及现场图片提供 | 贝浩登画廊